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·小说

消失的歌声

罗辰生获奖小说选

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晓琳

装帧设计·插图：台双垣



消失的歌声

ISBN 7-5041-0798-0

G·760 定价：3.00元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

小说



消失的歌声

罗辰生获奖小说选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序 言

韩 作 黎

前几年，社会上黄色书刊泛滥，殃及校园，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毒害。对此，广大教师、家长深为忧虑，纷纷呼吁扫除黄毒，呼吁创办、出版健康有益的书刊，占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。这两年，党中央急人民之所急，想人民之所想，一手抓“扫黄”，一手抓繁荣文学创作。由于此举深得人心，所以立见显效，现在书刊市场比较干净了，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刊也多是内容健康、格调高雅的了。

但“扫黄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那些精神垃圾需要不断着力清扫；繁荣文学创作，向广大读者，尤其是向青少年学生，提供优质精神食粮，同样需要下大力气，需要长期的不间断的努力。为此，我们编辑这套“中国当代校园文学丛书”，将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，按文学样式分集编选出版，为广大的中小學生提供一份较高质量的课外文学读物。

新时期以来，由于涉及校园文化的有关部门贯彻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比较得力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社会责任感比较强，审美趣味比较高尚，所以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，则大都健康向上，促人奋进，或

反映教育改革之势在必行，或讴歌校园里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各界的英雄模范人物，或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积极的深入的思考，都能给人以启迪、激励和崇高的信念，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与激情。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思考和追求，并已初步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。而“风格即人格”，而“人有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”，因此，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十年来确实出现了百花争妍、千姿百态的喜人景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的艺术追求，无论是继承我国传统艺术，还是借鉴、“拿来”域外艺术，都比较注意做到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，因而在这片艺术园地里很少有食古不化、食“洋”不化的东西。总之，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思想性艺术性总的看来是健康有益的，多姿多采的，兼具认识、教化与审美功能，是激励青少年“天天向上”的益友与良师。

在大量的好作品中选优，对于编辑者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难免遗珠之憾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件幸事，可以集中阅读到一批佳作。热望作家们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学作品。热望广大师生作者认真地多读多写，使校园文学队伍日益扩大，创作日益繁荣。热望校园文学作品更好地陪伴着青少年同学们健康地成长。

1991年5月12日

目 录



一张电影票·····	(1)
白脖儿·····	(8)
吃拖拉机的故事·····	(23)
奇怪的来信·····	(35)
新来的班主任·····	(43)
常老师的“绝招儿”·····	(60)
画彩虹的孩子·····	(77)
“大将”和美妞·····	(137)
没有歌声的春天·····	(153)

一张电影票

我们院里来了两个乡下小孩。一个是姐姐，梳着歪小辫儿，穿着小花褂儿。一个是弟弟，脑瓜顶上留的头发就象扣了个茶壶盖儿。

他俩说话特别逗，一有空，我就逗他们说话。小姐姐有心眼，发现我在逗她，瞪我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可那小弟弟，一逗就说，尤其是吵架，声音又响又脆，象鞭炮，可好玩啦。

一天，我又逗小弟弟了。

我说：“我们城里的大楼高吧！”

他说：“没有我们家的山高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的大马路多平，可你们乡下是黄土道……”

他伸长脖子，瞪圆眼睛，刚要和我争吵，小姐姐出来了，瞪了我一眼说：“马路平，能种稻子吗？能长棒子吗？尽说废话！”说完，拉着小弟弟走了。我站在那儿，眨巴着眼，说不上来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逗小弟弟，他头一扭说：“谁跟你说废话！”肯定是小姐姐跟他说什么了，我讨了个没趣。其实，我是挺喜欢小弟弟的。我要向他们证明，我可不是说废话的人，我说话是算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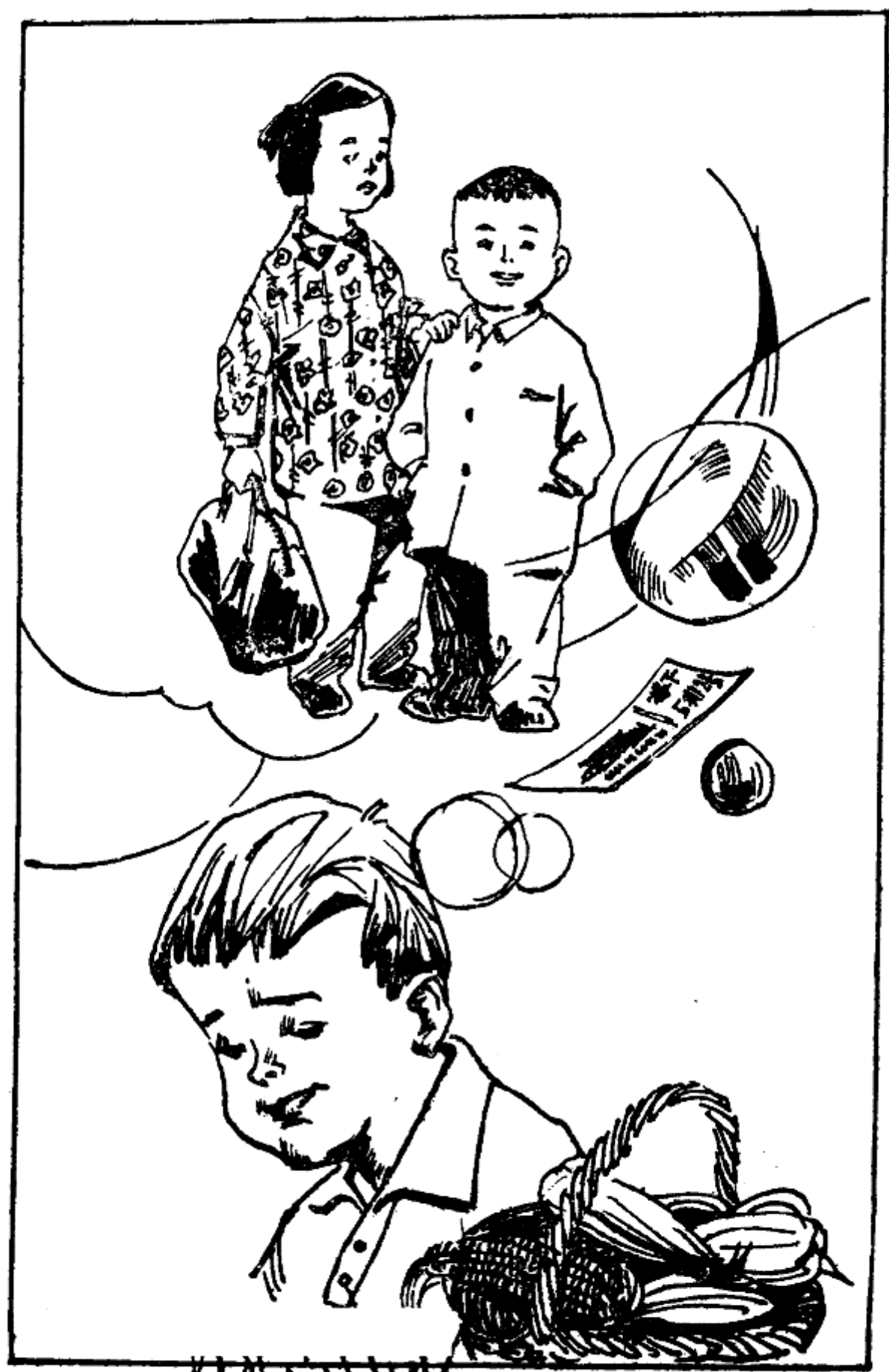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中午，我在门道里碰见了小弟弟。我忙走过去说：“我们学校要组织看电影了，我给你两张电影票吧！”小弟弟歪着头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拍着胸脯说：“咱说话算话！”小弟弟高兴地拍着手跳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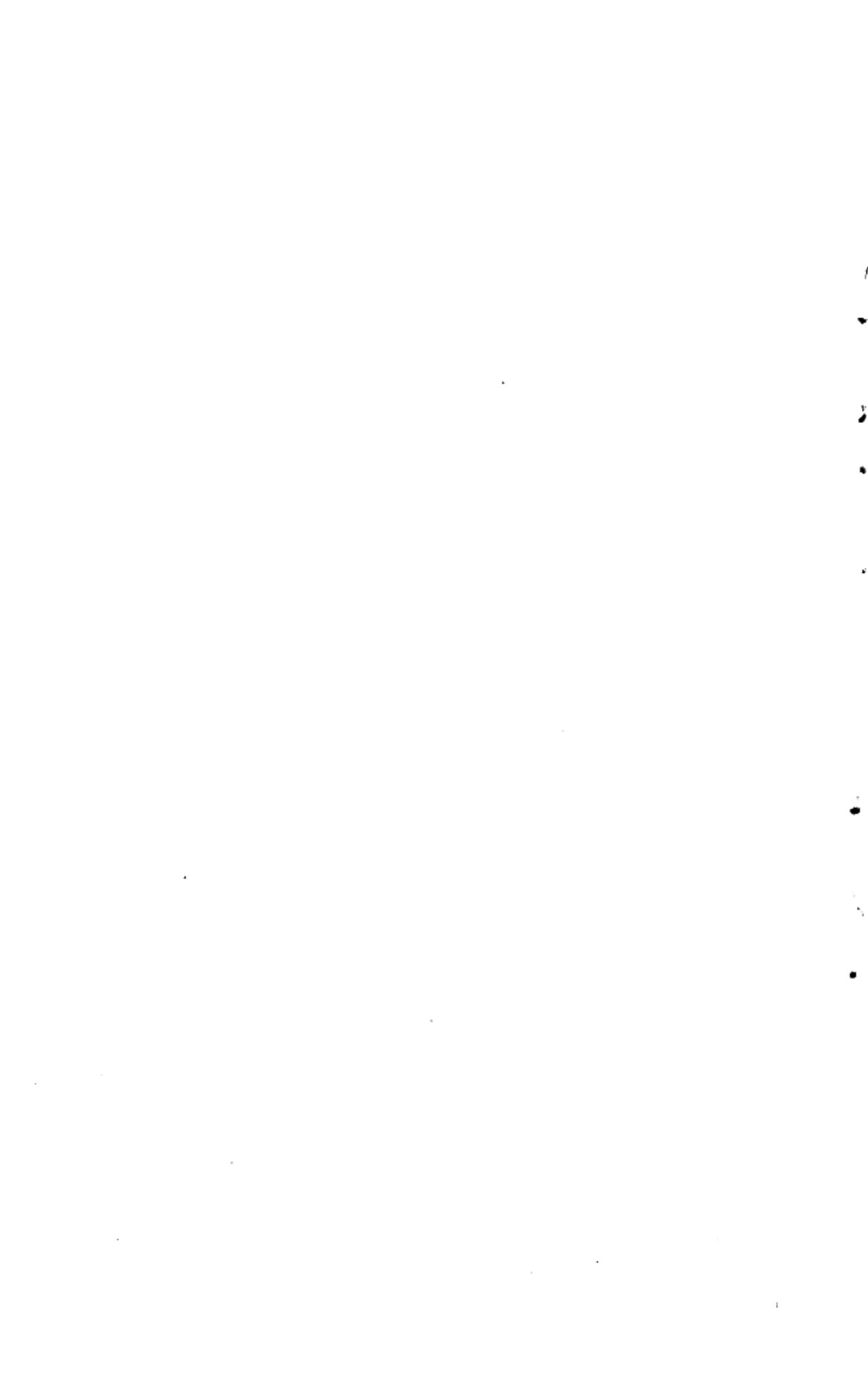
我睡午觉了，正睡得香，猛然觉得耳边直痒痒，还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我忙睁开眼，见小弟弟的一只小胖手托着下颔在专心地看着我，等我醒来呢！一见我睁开眼，他小嘴凑到我耳朵边，神秘地说：“我们村里的大棒子快熟了，我姐姐说，等回去后，给你捎几个来！”说完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我扒着窗户看着他的背影儿，就见他在院里和小姐姐悄悄地说话。小姐姐说：“说话要算话，还没做就嚷嚷，到时候捎不来，看你脸往那儿搁！”

过了几天，学校里真的组织看电影啦！我一听说是《大闹天宫》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前些日子，学校里组织过一场，可巧我感冒发高烧，妈妈不让去。同学们看完电影，跑到我家来，学孙悟空挤眉弄眼，有的还在我床上翻跟头，馋得我心里直痒痒，就冲妈妈嚷：“怨你，都怨你，不让我去！”妈妈也有办法，第二天给我买了本《大闹天宫》的小人书。我一口气翻了好几遍，可同学们说：“小人书是死的，不会动，看电影才有意思呢！”

我病好了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要看《大闹天宫》，可是已经不放映了，孙悟空象跟我捉迷藏似的，一个跟头飞没影了。现在，学校又组织大家看，连看过的同学还想看，票少人多，一人只能买一张。我赶紧去拿了票，高高兴兴地往家跑，刚到门口，猛地想起我许的“愿”来，顿时呆住了，手





插在裤兜里，紧紧攥着电影票，生怕它飞了似的。

怎么办？给他，哎呀！我盼了好多天！不给吧，可我已经说过给小弟弟的呀！急得我在门口打起转转来……

终于，我想出了个主意。下次组织看电影，不管多好的片子，我都给小弟弟他们。再说，我答应给他两张票，可这次才一张呀。这次，我不告诉他们吧，等我下回拿到两张电影票的时候，再对他们讲吧。

我低着头进了门，可心里不由得冬冬跳，溜着墙根往里走，两眼却往他们屋里瞟了一眼。正巧，小弟弟跑上来了，问：“有电影票了吗？”我慌慌张张地摇了摇头。小姐姐出来了，拉着小弟弟：“你呀！人家答应的事，别老盯着问，好象不相信人家似的！”我的脸腾地红了，忙逃到屋里去了。

当我偷偷地往电影院走去时，背后象有个人在指着我说：“说话不算话！”我忙解释：我下次一定给他！再说，刚才我已经摇头了，再改口多不好意思呀！一路上，我站住好几回，真想返回去，可孙悟空象在我前边招手，我这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又往前走去。到了电影院门口，同学们一涌，我就跟着进去了……

看完电影，我美得咧着嘴，和同学们大声议论着。一到家门口，又呆住了。我只得暗暗叮嘱自己，这两天里一定要到电影院给他们等票。

小弟弟对我仍那么热情，一见我就提电影票的事，小姐姐批评他说：“你呀！真是……人家说了，准会给的。”

越这么说，我越恨自己。

星期六晚上，我等了几个钟头，结果是两手空空地回家去。

星期日，下着小雨，一大早我就站在电影院门口，雨淋湿了衣服，雨水顺着脸往下流。直到中午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两张《大闹天宫》，我高兴地扬着票往家跑，没进门，我就喊：“票！电影票！”我想，小弟弟准会对我说：“你说话真算话！”

我跑进院子，大声喊着，可小弟弟并没跑出来。原来，他和他姐姐刚才坐火车回乡下了。听说，临走，小弟弟还惦念着电影票的事呢！

我站在雨中，呆呆地站着。是悔恨吗？不知道。好象我跟前站着一个人，在指着我的鼻子说：你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孩子，不是个好孩子……我的眼圈都红了。

二十多天过去了，这件事仍不断地往我心里钻。

一天放学后，我刚进屋，见一位穿绿军衣绿裙子的解放军阿姨站起来，笑着说，“你是大林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阿姨弯下腰，从提包里掏出十几个大棒子。“噢！这是两个农村孩子托我带来的。”我忙问：“你认识‘小姐姐’吗？”

阿姨摇摇头说：“我刚要上火车，一个小姑娘流着满脸的汗跑过来，后边还跟着个小弟弟，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们说，他们答应给你带老玉米来，可邮局不给邮，村里又没人来北京，特地跑了十几里路，到火车站托人给捎来。她们一眼就看中了我，还一个劲地嘱咐，要我亲自交给你！”

我心里冬冬地跳开了，就听奶奶说：“哎哟！为这几个棒子，你等了足有两个钟头！其实嘛，刚才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！”阿姨说：“我答应要亲手交给他，说话要算话呀！”

阿姨走了。我看着捧在手里的大棒子，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奶奶说：“看把你美的！”

瞎！奶奶哪儿知道我的心思呢？

（载《儿童时代》1978年第3期，获1978年
《儿童时代》征文一等奖）

白 脖 儿

五（二）班的张小明有个“漂亮”的外号——白脖儿。这外号还是他奶奶给起的呢！

有一次，不知道他怎么把他奶奶气急了，他奶奶要打他。他在前边跑，他奶奶在后边追，一边追一边生气地嚷：“也不嫌害臊，都五年级了，还是个白脖儿！”

这话被同班的同学听见了，“白脖儿”的外号就传开了。

他怎么戴不上红领巾呢？用中队长方娟娟的话说：就是经不起考验。

有一次，地理老师上课提问一个同学：祖国有几条山脉。这个同学回答不出来，就冲张小明使眼色，让他偷偷告诉自己。张小明想拿这个同学开开心，逗大伙笑一笑，就装得挺认真的样子小声说：“有西山！”这个同学就忙说：“有西山。”他又说：“有景山！”这个同学也随口就说：“有景山！”逗得同学哄堂大笑。

还有一次，老师讲北冰洋，他就搭下茬：“北冰洋产冰糕！”老师说：“你怎么乱说一气？”他装得可认真了，忙说：“哎呀，商店里卖的冰糕上边就写着北冰洋呢！”结果，全班又哄堂大笑。

就这样，每一次讨论他入队时，中队长方娟娟总是说：“再考验考验吧！”

张小明总入不了队，肚子里憋着气，这股气就冲方娟娟撒开了，因为方娟娟戴副眼镜，他就背地里叫她“四眼儿”。

五（二）班班主任白老师是后半学期接的班，又兼中队辅导员。一次，她问中队长：“娟娟，张小明怎么总入不了队呢？”

“有缺点，老不改。”

白老师笑了：“有些缺点，入了队再改不也行吗？”

娟娟一听，吃惊地说：“什么？带着缺点入队？哎呀，那怎么行？”

白老师说：“咱也不能总盯着他的缺点，也要看到他的优点呀！”

方娟娟不吭声了。白老师说：“你是中队长，应该主动地做工作，找他谈谈吧！”

第二天，方娟娟找到张小明。张小明想，还不是找碴儿批评我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就是不让我入队吗？我早想好了，不入队照样干革命，咱当党外民主人士！”

说完，一转身走了。

方娟娟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：哼！他都不想入队，还看他的优点哪？难道入队还得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呀！

过了些日子，大队部又批准一批队员，当然又是没有张小明的份儿。可张小明的上一年级的小妹妹却入了队。授巾大会上，张小明自然要坐在“民主人士”的专座上，眼巴巴地瞅着小妹妹戴上了红领巾，他眼圈都红了，又怕同学瞅见，忙低下头。可又一想，老这么低着头，不是更显眼吗？

索性又仰起头来。

放学的时候，有的同学说：“小明，你真要当一辈子白脖子呀！”

这话钻到张小明的心理去了，他却装得没事儿似的，冲同学笑着。

可是，他心里想：唉，小学毕业以前要真的戴不上领巾，那一辈子再也戴不上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难过极了。

星期天，他瞅着放在床头上的妹妹的领巾，想出一条主意。他偷偷地把领巾拿出来，一口气跑到照相馆。他在镜子前戴上领巾，脸红得快跟红领巾的颜色一样了。他坐在照相机前，心里发慌。照相的叔叔说：“笑一笑，笑一笑！”

他咧嘴笑了笑，照相的叔叔摇着头说：“哎呀！小朋友，你刚入队吧？看把你高兴的，连笑都不会啦！”

他又咧嘴笑了笑，那叔叔仍摇着头。没有办法，只得勉强按了一下快门，张小明才松了口气。跑出照相馆，又偷偷地把领巾放回原地。他心想：我有了戴领巾的照片，长大了拿出来看看，也会得到安慰了。可又一想，这到底是假的呀！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二

过了几天，放学的时候，队员们留下来开会。一下课，张小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出教室，他觉得，队员们都在瞅着他。到了校门口，又停住了脚，他真想知道是不是讨论他入队的事。心里知道偷听队员开会是不对的，可两只脚一点儿不听话，又走回来，蹲在窗台下偷听。

噢，是讨论明天中队到北海活动的事。现在队员们在分

组，说是一组在前边跑，当“敌人”，在跑过的路上用粉笔画标记，后边一组寻找着标记追。啊！这是玩“跟踪追击”！

张小明心里痒痒起来。

末了，白老师讲话了：“同学们，我有个建议，能不能让张小明参加明天的活动呢？”

顿时，激烈的讨论开始了。

一个女同学说：“他不是队员，怎么能参加队活动呢？”

张小明心里凉了半截。

又一个同学说：“让他参加吧！要不，总把他一个人放在外边，他心里多难过呀！”

一个女孩子又说：“他心里才不难过呢！他妹妹戴红领巾的时候，你瞧他那个样，扬着头，一点不在乎，要是我呀，早羞死了。”

“他心里难过，要是成心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呢？张小明爱逞强，他会这样的！”

张小明两眼一阵酸，忙揉了揉眼。

这时，方娟娟说：“张小明根本不想入队，他说他当民主人士，还说，不戴红领巾照样干革命。”

“他说了吗？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这么说的！”教室里没有声音了。

张小明在外边觉得腰也疼了，腿也酸了，他不等里边开完会，就赶忙逃走了。

他一边往家走，心里一边骂方娟娟。回到家，把书包往桌上一摔，就躺在床上。

一会儿，他奶奶从外边进来了，怀里抱着两个大面包，高兴地说：“小明，在大街上，我看见你的同学都在买面包，